



「美」简·韦伯斯特 著

长腿爸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长腿爸爸

[美] 简·韦伯斯特 著

喻璠琴 译

女孩系列丛书

187257/07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腿爸爸/(美)韦伯斯特著;喻璠琴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5

(温馨女孩)

ISBN 7-5001-1011-1

I. 长... II. ①韦...②喻...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13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徐小美 迪 伊

封面设计/吴 炜

印 刷/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90×1240 A5

印 张/5.25 (彩色插图)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011-1/I·83 定价:1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编者的话

六月里的蓝天，浅淡的云旁斜斜地悬着些风筝；六月里的绿树，缠蔓的叶间疏疏地缀着几枝晚花；六月里阳光灿灿的时日，葱茏的大地上忙忙地雀跃着孩子们绚丽的身影；六月里有属于孩子的节日。正是因为这盎然的生趣，因为真正希冀着为孩子和所有关切着孩子的大人们做些什么，于是有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

《海蒂》、《小公主》、《红发安妮》和《长腿爸爸》均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讲述了四个小孤女的故事。这四部小说，自问世后均数次再版，有多种文本流行于世，并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为《红发安妮》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其他三部作品也是富喜剧色彩，使人获得由忧喜参半到皆大欢喜的情绪体验。这里面有自幼生长在孤儿院，但开朗热情，为一点点小事便绽开灿烂笑容的杰鲁莎；有诚实率真，渴望有个家并对一切充满美丽幻想的红发安妮；有纯朴善良，全心向往着自然与亲情的海蒂；有谦和知礼，仁爱宽厚，遇巨大家庭变故却坚强乐观的萨拉。四个百余年前的小姑娘，自然、真实、快乐、无邪；四个久远的故事曲折动人，清浅委婉地述说生活中交织着的美丑善恶，今天读来仍光彩熠熠，引人入胜，使人们感悟到美好，净化着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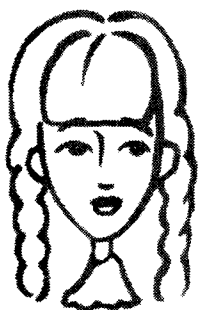
几十年前，我们是小孩子，依稀记得手被爸妈牵着，暖暖



的，小小的心盼着早早长成个大人；日子一天天过了，如今儿女的小手被我们牵着，仍暖暖的，只是自己心里却换了一份对儿童世界的憧憬。斗转星移，童年已成有趣的回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精心地做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希望大读者们从这些诗情画意般的故事里寻获失去的率真与无忧无虑；希望小读者们都如温馨女孩般纯真善良，诚实懂礼；希望会有更多的人们结识并喜欢我们的“温馨女孩”，但愿我们的希望可以实现。

2002 年 于北京





恼人的星期三

每月第一个星期三都是个极端可怕的日子。你得战战兢兢地等着它的到来，硬着头皮挨过去，又迅速把它忘掉。这一天，地板要光洁照人，椅子一尘不染，床铺不能有半点皱褶，还要把 97 个活蹦乱跳的小孤儿刷洗一遍，梳理齐整，给他们穿上浆好的花格布衣服，并一一提醒他们注意礼貌，回答理事的问题时要说：“是，先生”，“不，先生”。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日子。可怜的杰鲁莎·艾博特是孤儿里年龄最大的，当然更加倒霉。这个特殊的星期三，和以往一样，总算挨到头了。杰鲁莎终于从食品室里逃了出来，不用再为孤儿院的客人做三明治了。她上楼去做她的日常工作。她负责第六室，那里有 11 个四至七岁的小东西和 11 张排成一行的小床。杰鲁莎把他们拢到一堆儿，帮他们整理好揉得皱巴巴的衣服，擦了鼻涕，排成一行，然后领着这些急煎煎的小东西到餐厅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幸福地度过半个小时，喝牛奶，吃面包，再加上梅子布丁。

她疲惫地跌坐在窗旁的椅子上，把涨得发疼的太阳穴靠在



冰凉的玻璃上。她从早上五点就手脚不停地忙，听从每个人的吩咐，被神经质的管理员李培太太横加指责，催得晕头转向。在私下里，李培太太就不能像她在理事们或女客人面前那样，始终保持镇静，一副庄重模样。杰鲁莎的目光掠过孤儿院高高的铁栏杆外面一片上了冻的开阔草地，望到远处那起伏的山峦，山上散落着村舍，在光秃秃的树丛中露出了房舍的尖顶。

这一天过去了，在她看来总算没出什么差错。理事们和巡视委员会的成员照例看了孤儿院，读了报告书，喝了茶，现在，他们正急着回到自家暖人的炉火旁，起码要再过一个月才会想起他们照管的这些磨人的小东西。杰鲁莎探出身子，带着一丝渴望，好奇地望着那一连串马车和小汽车挤挤挨挨地开出孤儿院大门。在想象中，她随着一辆车又一辆车，来到坐落在山坡上的一幢幢大房子里。她想象自己穿着裘皮大衣，戴着有羽毛装饰的丝绒帽子，靠在车座上，漫不经心地对车夫说：“回家”。但是到了家门口呢，她的想象就模糊了。

杰鲁莎喜爱想象，李培太太告诉她，这样子不加约束地想来想去，总会给她带来麻烦。但是不管她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都不能带她进到她想的那些房子里，她只能停留在门廊上。可怜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小杰鲁莎，在整整 17 年的岁月里，从未步入任何人的家。她想象不出那些没有孤儿打扰的人们每天是怎样生活的。

杰鲁莎·艾博特
办公室找，
依我看，你还是
快点为妙！

唱诗班的汤米·迪伦唱着上了楼，从过道走向第六室，声音



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杰鲁莎不得不离开窗口，再次面对人生的烦恼。

她打断汤米的咏唱，急切地问道：“谁找我？”

李培太太在办公室，
我想她很恼火，
阿门！

汤米仍然虔诚地唱着，他的音调并不带有恶意。即使最最冷酷的孤儿也会同情犯了错儿而被叫到办公室去见生气的管理员的姐妹，何况汤米还是喜欢杰鲁莎的，尽管她有时使劲扯他的胳膊，给他洗脸时几乎把他的鼻子擦掉。

杰鲁莎默默地去了，额上平添了两道皱纹。出了什么差错？三明治切得不够薄？果仁饼里有果壳？还是哪位女客人看见苏西·豪桑的长袜上有破洞？噢，天呀！是否她管的第六室的娃娃冒犯了哪位理事？

楼下的长廊没有点灯。她下楼时望见最后一位理事正要离去，他站在通向车辆出入门道的那扇门口。杰鲁莎对他只留下一个短暂的印象——除了高高的身材之外别无其他。他向停在弯弯的车道上的一辆汽车招手。当小汽车启动后向他直驶而来的一瞬间，刺眼的车前灯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大厅的墙上，影子的腿和手臂给滑稽地拉长了，从地板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墙壁之上，就像一只人们俗称“长腿爸爸”的摇摇晃晃的大蜘蛛。

杰鲁莎的额头舒展开，轻快地笑了起来。她性格开朗，一点小事情都能把她逗笑。从使人感到压抑的理事身上发现笑料，确是件意外的好事。这小插曲使她高兴起来。她到了办公室，给李培太太看到一张笑脸。杰鲁莎意外地发现，管理员也显得相当和蔼，即使不能说在笑。她几乎像对待来访的客人那样满面喜色。



“杰鲁莎，坐下。我有事要对你说。”

杰鲁莎在最靠近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略微紧张地等待着。一辆汽车在窗外驶过，李培太太望着远去的车子，问道：

“你注意到刚才离开的那位先生了吗？”

“我看到他的背影。”

“他是我们最富有的理事之一，向孤儿院捐了很多钱。但他特意讲了不愿让人知道此事，所以我不能透露他的姓名。”

杰鲁莎微微睁大了眼睛。她不习惯被叫到办公室来同管理员谈论理事们的古怪脾气。

“这位先生关照过孤儿院的几个男孩儿。你记得查尔斯·本登和亨利·弗雷兹吗？他们都是呢……这位理事送去大上学的。两人都很用功，用良好的成绩报答了他的慷慨资助。这位先生不要求其他报偿。到目前为止，他只资助男孩儿，从来也没法子使他对女孩儿留一点心，不管她们有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他不喜欢女孩儿”。

“是的，太太。”杰鲁莎轻声说，因为李培太太似乎在等待她作出一些反应。

“在今天的例会上，有人提起你的前途。”

李培太太略微停顿一下，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下去，这对听者骤然绷紧的神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

“你知道，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到16岁就得离开孤儿院，但你是个例外。你14岁读完孤儿院的课程，成绩优良——我不得不说，你的操行并非一向优良——我们送你到本村中学去继续求学。现在你快毕业了，孤儿院不能再负担你的费用。就这样，你已经比大多数孩子多受了两年教育。”

李培太太全然不提在这两年中，杰鲁莎为了她的食宿卖力地干活儿。孤儿院的事情总要先做完，才能顾上她的学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她都被留下打扫卫生。



“我刚才说了，有人提出你的前途问题，会上讨论了你的表现，各方面都谈到了。”

李培太太用责备的目光盯着被告席的犯人。犯人来自觉有罪，倒不是她能想起做过什么坏事，而是觉得李培太太似乎认为她应当有此表示。

“当然，一般情况下，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就行了。但你在某些科目上成绩很不错，英语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普利查德小姐是巡视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她同你的修辞学老师谈过，在会上夸了你，还读了你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恼人的星期三》。”

这回杰鲁莎可真的知罪了。

“我认为你取笑养育过你的孤儿院是忘恩负义的。若不是文章写得俏皮，我怕你决不会取得谅解。幸运的是，呃——刚才离开的那位先生有强烈的幽默感，那篇无礼的文章使他决定送你去上大学。”

杰鲁莎瞪大了双眼，“上大学？”

李培太太点点头。

“他留下和我讨论了条件，很不寻常的条件。让我说，这位先生真有些古怪。他认为你有创见，他要培养你成为作家。”

“成为作家？”杰鲁莎的头脑麻木起来，她只能重复李培太太的话。

“这是他的愿望，能否成为现实，日后自然明白。他给你很大一笔津贴，对一个从未理过财的姑娘来说，似乎是太大了。他安排得很周全，我也不便说什么。这个夏天你还留在这里，普利查德小姐自愿帮你添置衣装。你的学费和食宿费由那位先生直接付给校方，在校四年期间，你每月还会收到35元的零用钱，这足够使你跻身其他学生之间。这位先生的私人秘书每月把钱汇给你，而你每月收到钱后也要写信给他，不是感谢他给你钱，他不



想让人提起此事，而是详细叙述你的学习情况和日常生活，好比给你活着的父母写信那样。

“这些信写给约翰·史密斯先生，由秘书转交，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宁愿隐姓埋名。他对你永远只能是约翰·史密斯。他要你写信，因为他认为这是培养文学素养的最佳途径。既然你没有家庭，他希望你这样写信给他，而且，他也希望随时知道你的进步。他不回信，也不会专门去注意你的信。他厌恶写信，不希望你成为他的负担。如有事急需得到他的答复——比方说，你被开除学籍，我想这不会发生——你可以写信给他的秘书格里格斯先生。每月写一封信是你的义务。这是史密斯先生要求的惟一报偿。因此，你必须按时写信，就像按时付款一样。我希望你在信上永远保持谦恭，体现你所受到的良好教养。你要牢记你的信是写给约翰·格利尔孤儿院的一位理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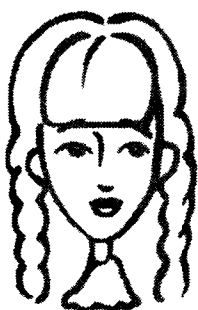
杰鲁莎的眼睛转向房门。她兴奋得有些晕头转向了，她巴不得尽快逃脱李培太太的这番絮叨，她需要思索。她起身试探着退了一步。李培太太举手示意她留下来，这么好的宣讲机会怎样才能随便放过呢？

“我相信你对这凭空而来的好运一定感恩不尽。像你这样地位的姑娘很少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你必须牢记……”

“我……是的，太太。谢谢你，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想我该去给费莱迪·波金斯补裤子了。”

杰鲁莎带上房门走了。李培太太目瞪口呆地望着房门，她的长篇大论刚说到兴头上呢。





杰鲁莎·艾博特小姐给 长腿爸爸史密斯的信

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仁慈理事：

我到了学校！昨天我坐了四小时火车。心中充满新奇的感觉，不是吗？我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

校园大极了，我常感到手足无措，一离开房间就会迷失方向。待我对周围环境熟悉一些再对你描绘我的校园，并汇报我的课程。此刻是星期六晚上，要到下星期一上午才开始上课。但我想先写封信互相认识一下。

给陌生人写信总有点怪。对我来说，写信这事本身就很怪，我一生写的信不超过三四封。要是写得不规范，请您多多原谅。

昨天上午离开孤儿院前，李培太太和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告诫我今后一辈子该如何为人处世，特别是如何对待那位好心的先生，因为他帮了我那么大忙。我必须对他特别尊重。

叫我如何尊重一位愿意被称为约翰·史密斯的人呢？你为何不选择一个有点个性的姓名？我好比在给亲爱的拴马桩或衣服架写信。



整个夏天，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在孤儿院呆了这么多年，忽然有人关心我，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家似的，开始有了归宿。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但我不得不说，每当想到你时，我的脑子里总是空荡荡的。我只知道三件事：

1. 你很高。
2. 你很富有。
3. 你讨厌女孩儿。

我想我应该称你为讨厌女孩的先生，但这有伤我的自尊。称你为有钱的先生，又侮辱了你的人格，好像只有钱才与你有关。此外，富有是一种外在的特征。可能你不会终身富有。很多聪明人在华尔街栽了跟头。但是，你的身高是改变不了的。我决定称你为亲爱的长腿爸爸。希望你介意。这是我们之间的爱称，不必告诉李培太太。

十点的铃再过两分钟就要响了。我们的时间由铃声支配。按铃声吃饭、就寝、学习，很有生气。我一刻不闲，像救火车一样。听，铃响了！该熄灯了。祝你晚安。

瞧我多么遵守规矩——这得归功于约翰·格利尔孤儿院的训练。

尊敬你的杰鲁莎·艾博特

9月24日于费古森楼2154室



亲爱的长腿爸爸：

我爱大学，也爱你，因为你送我上大学。我非常非常幸福。我无时不感到兴奋，连觉也不想睡。你很难想象这里与约翰·格利尔孤儿院有多么大的区别。我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地方。我为那些不是女孩儿，不能来此上学的人难受。我深信你年轻时上的大学不会有这般美妙。

我的房间在顶楼上，新的校医务室落成之前，这里是传染病房。我这一层还住着另外三个姑娘——一个戴眼镜的大四学生老是请求我们安静一些，另外两个大一学生，一个叫莎莉·麦克布莱德，一个叫朱丽雅·路特利奇·彭德尔顿。莎莉有一头红发和一个翘起的鼻子，待人挺和气。朱丽雅出身纽约名门，还没有注意到我。她俩住同屋，大四的学生和我住单间。单间很少，大一学生一般不能住，我甚至没提要求就得到了一间。我想或是注册处不愿让有教养的姑娘与弃儿同住吧。你瞧，还有优越性呢！

我的房间在西北角，有两扇窗子，窗外景色宜人。与20个人在一个宿舍里住了18年，如今独居一室，感到很轻松。我第一次有机会熟悉杰鲁莎·艾博特，我想我会喜欢她的。

你会吗？

10月1日

她们正在组织大一班篮球队，我可能会入选。我身材虽然瘦小，但灵敏、结实，还挺强硬。别人在空中跳跃时我能从她们脚下闪来闪去，夺得篮球。练球很有意思。下午，操场前满树的红



叶，满树的黄叶，空气中充满了燃烧落叶的气味，人人欢笑喊叫。我从未见过这般高兴的姑娘，而我是所有人中最高兴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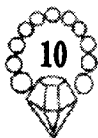
本想写封长信详细报告我的学习情况(李培太太说过你要知道这些)，可第七节课的铃响了。我必须在十分钟内穿好运动服到操场去。你不希望我参加篮球队吗？

你的杰鲁莎·艾博特
星期二

又及：(晚九时)

莎莉·麦克布莱德刚才探进头来说：“我很想家，真受不了了，你呢？”

我笑笑说：“才不呢。”我想我能挺过去，至少我不会染上想家的病，没听说有人想孤儿院的，对吧？



亲爱的长腿爸爸：

你听说过米开朗基罗吗？

他是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凡上英国文学课的人好像都知道他。我说他是大天使，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可那名字听上去很像大天使，你说不是吗？糟糕的是在大学里，人们要求你知道那么多事情，可你又从来没学过。有时弄得很尴尬。如今，每当姑娘们谈起我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我就闭口不言，然后再去查阅百科全书。

上学第一天我就闹了个大笑话。有人提起梅特林克，我问她是不是大一学生，这笑话传得全校都知道了。不过在班上，我比谁也不笨，还比一些人聪明呢！

你想知道我的房间布置吗？它是一曲棕黄相间的交响乐。淡黄色的墙壁，配上我买来的黄色粗布窗帘和靠垫，一张三美元的旧红木书桌，一把藤椅，一条正中有墨水渍的棕色地毯，我把椅子放在了染有墨渍的地方。

窗户很高，坐在椅子上望不到窗外。我把镜台上的镜子拆掉，铺上桌布，随后移到窗前，坐在上面看窗外高矮正合适。我把抽拉开成阶梯式，上来下去，真够舒服的。

这些东西是莎莉·麦克布莱德帮我从高年级学生大拍卖中买的。她自己在家里长大，懂得布置。你想象不到一个一生仅有几分钱的人用一张真的五元纸币买东西，还找回了零钱，可有多么开心。亲爱的长腿爸爸，非常感谢你给我的零用钱。

莎莉是世上最有趣的人。朱丽雅·路特利奇·彭德尔顿却恰恰相反。管注册的人能把这么一对安排在一屋里，可真够古怪



的。莎莉觉得一切事情，甚至考试不及格都很有趣。朱丽雅就不然，事事都让她不开心，从来没有亲切的表示，她相信，只凭是彭德尔顿家的，就能升入天堂，其他方面都无须追究。她和我是天生的冤家。

你一定急于知道我的学习情况吧？

1. 拉丁文：第二次布匿战争。昨晚，汉尼拔和他的部队在特拉西美诺湖安营扎寨。他们在罗马人周围埋下伏兵，今晨四更打了一仗，罗马人在退却。

2. 法语：读了 24 页《三剑客》，学了第三组不规则动词的变位。

3. 几何：学完圆柱体，在学圆锥。

4. 英语：学习表达能力。我的风格日益清晰、简练。

5. 生理学：进行到消化系统，下节课学胆和胰。

正在接受教育的杰鲁莎·艾博特

10 月 10 日

又及：我希望你滴酒不沾，长腿爸爸。酒能伤肝。

